

瑤族族源問題討論意見

《附錄》：有关瑤族族源史料摘要



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

1962年11月

瑤族族源問題討論意見.....	(1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〔附录〕：有关瑤族族源史料摘要

汉•三国.....	(14)
晋•南北朝.....	(17)
隋•唐.....	(21)
宋•元•明•清.....	(21)
瑤族过山榜.....	(30)

F/87/08

瑤族族源問題討論意見

此次僑族瑤族歷史科學討論會，關於瑤族歷史的討論，為時僅有兩天，故集中討論族源問題。總括起來，有兩說：一是主張瑤族出于山越，持此論者，人數只是個別的；一是主張瑤族出于長沙武陵蠻，亦即荊雍州蠻，持此說者占大多數。兩說亦有共同之點，即追溯瑤族族源，必須從他們的槃瓠圖騰崇拜入手。因為槃瓠這一傳說，不僅見於自稱為“棉”的瑤族，而且在半數人口的瑤族中至今仍然珍藏着的《過山牒》或流傳在口碑及歌謠中，而崇奉盤王（即槃瓠、盤古的別稱）為其祖先，也是現在還存在於瑤族中的事實。捨此不提，勢難探源究委。茲將兩說的論點及其論據摘要如下：

第一說

認為瑤族祖先出于山越，原始居地在今之江蘇、浙江一帶。即上古的會稽。由於瑤族崇祀槃瓠（或作盤瓠、盤古）為其原始祖先，因此，要知道瑤族原始居地，應首先考證槃瓠的居地問題。他們認為槃瓠的居地在會稽而不在陝、豫之間的南山（終南山）。其論証是：

一、關於盤瓠居地問題：

（一）根據早於范曄《後漢書·南蠻傳》的記載：晉干寶《搜神記》載：“昔高辛氏房王作亂，國危亡。帝乃召群臣，有得房氏首者，賜千金，分賞美女。群臣見房氏兵強馬壯，難以獲之。帝幸有犬，名曰槃瓠，其毛五色，常隨帝出入。其日忽失此犬，經三日以上，不知所在。帝甚怪之。其犬走投房王。房王見之，大悅。謂左右曰：‘辛氏其衰乎！犬猶棄王投吾，吾必興也’。房氏大張宴會，為犬作樂。其夜房氏飲酒而臥，槃瓠咬王首而還。辛氏見犬含王首，大悅，厚與肉糜飼之，竟不食。經一日，帝呼，犬亦不食。帝曰：‘如何不食，呼不來，莫是恨朕不賞？今當依召募賞汝物，得否？’

槃瓠聞帝此言，即起跳躍。帝乃封槃瓠為會稽侯，美女五人，會稽郡一千戶。”

(2)《山海經·海內北經》郭璞注：“昔槃瓠殺戎王，高辛氏以美女妻之，不可以訓，乃浮之會稽東海中，得三百里地封之。”

(3)《路史》引《女中記》所述，與《山海經》郭璞注所說，大致相同。

(二) 根據瑤族保存下來的文獻和歌謠記載：

(1)《過山牒》(或稱《過山榜》或《評王券榜牒文》)有：“盤瓠王龍犬有猛虎之威，有二十四斑點，敬(?)初生在東海劉家。……三宮女准領父令，當凭評王為月老，就入內宮排宴成親。敕命虔備鼓樂送入會稽山居住。”

(2)《還盤王願的起源》中說：“龍犬變成人之後，評玉佩實踐諾言，封他為‘盤瓠王’，并各辦金銀珠寶綾羅綢緞作為公主的嫁妝。在朝中大擺筵席，款待瓠夫婦，并召群臣作陪。隨後還派鼓樂引送他夫妻到南京十寶店(或作殿)會稽山安居。每年差人供奉銀糧給他夫妻享用”。

(3)又守盤瑤古代流傳歌謠：“且話盤王先出世，平王聖女結鸞交。共姐(母)娘生十二表(兄弟姐妹)，會稽山上出棋苗。年後六男六女大，盤王落夢過陰橋。”

(三) 瑤族世代流傳的口禪有：

(1) 廣西平南盤瑤自稱古代祖先是從會稽渡海而至廣東的樂昌。其後由樂昌遷至廣西平南。

(2) 有些瑤族自稱先世來自南京十寶店的。

(3) 住在越南北部几省的瑤族，說祖先是從揚州渡海而至越南。按漢代的揚州六郡，包括會稽在內。

(四) 瑤族遷移的遺迹，也以由東向西南遷移的遺迹較多。從“盤古”這一地名看，自江蘇、江西、湖南以至兩廣所見不少。

(1) 宋羅長源謂淮安有盤古廟，廣陵即揚州有盤古塚和盤古祠。江西會昌有盤古山，零都有盤古祠，湖南湘鄉有盤古保，如湖南的衡陽和常寧，江西的尋鄔等地都有盤古的名稱。

(2) 两广方面，如广东花县有盘古皇，高要有盘古圩，广西平南有盘古岭，武宣县一县内有三个“盘古”地名。

(3) 罗长河所举成都的盘古庙，其神称盘古三郎，则似与夜郎国竹三郎的故事混合，显然不是瑶人制作。

(五) 其他旁証：

(1) 吴越人以狗为图腾崇拜的事例，与瑶族习俗相同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正义引《吴越春秋》中有：“大夫种……之三户之里，范蠡从犬窦而入吠之。”范蠡这种举动是崇拜狗图腾的表现。

(2) 瑶族与畬族的关系：

①瑶族向西南迁移后，其居留在苏、浙而繁衍于福建的，则为今之畬族。“畬客”是古代对畬、瑶两族的共称。《赤雅》有“僞名畬客”，《南宁府志》有“宣化僞一名畬客”，《說蛮》有“畬人亦僞种也”等記載可証。畬族本是苏、浙古代百越的原始居民之一。广东畬民乃自福建入潮、惠各县。《元史》中颇有記述。

②在畬族所保存的文獻中，关于盘瓠居地，也是会稽与瑶族同。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族所藏《先代故事图画目录》共載四十目，其中第一目为“盘古开山氏”，第二十目为“皆下三公主賜盘瓠如婚，指給駙馬元金龙也。”第二十九目为“旨令頒下，欽賜会稽山，七賢洞伏游場地，自立为王，并无杂差項等”。

二、关于瑶族族源問題：

(一) 瑶族出自山越——苏、浙古为百越之地。春秋时有“于越”，战国时有“揚越”，秦、汉之际有“甌越”、“东越”、“南越”、“閩越”、“骆越”，三国时有“山越”等。瑶族原始居地在苏、浙，故其祖先必属于“越族”，根据史籍考察，且属于山越。論据是：

(1) 三国时，山越居吳国东南部山地；其居地有会稽、新郛、丹阳、豫章、吳兴、鄱阳、东阳、吳、廬陵九郡。即今之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四省境。这些是秦汉时的东越、甌越、閩越故地。东汉时山越崛起，势力强大，对吳反抗激烈，加之曹魏也联

結山越扰吳后方。使吳感到难于应付。事見《三國志》賀齊、陸遜、孫權等傳。

(2) 山越即古越族遺民，秦統一中國，降百越君長后，越漢文化交流，逐漸融合。西漢置東越、閩越、南越等國。其后數反，乃徙東越、閩越之民于江、淮之間。越民不從命的，便逃匿山間，故稱山越。山越人數眾多，可從《三國志·諸葛恪傳》恪在丹陽一郡募得山越四萬人這一史事可以窺見。

(3) 山越與瑤習性相同，可從上舉《諸葛恪傳》所載“丹陽……周旋數千里，山谷萬重。其幽邃人民，未嘗入城邑，對長吏，皆仗兵野逸，白首于林，道亡宿惡，咸共逃竄。山出銅鐵，自鑄甲兵，俗好武習戰，高尚氣力。其升山越險，抵突叢棘，若魚之走淵，狼狽之騰木也。”引文中如怕入城邑，畏對官吏，好武習戰；升山越險若獠猿等習性，均與瑤族完全一致。

(二) 補充論證：

(1) 沈約向《說苑》載有越音原詞的一首越歌，這些越音，據說賀縣过山瑤和興安縣盤瑤學生還會唱。（引《說文月刊》二卷六、七期合刊，陳志良《廣西特種部族歌謠之研究》）可証瑤族即古越族。

(2) 從語言發音看，‘瑤’字急音就是‘越’字，‘越’字的長音就是‘瑤’字，‘于越’二字合音就是‘瑤’字，‘山越’二字合音就是‘畚’字。或者瑤、畚之得名，都由‘越’字聲轉而來。

第二說

認為瑤族崇拜槃瓠，後來以這種图腾崇拜轉而認為槃瓠是本民族的祖先。而史籍記載，都謂長沙、武陵蠻（五溪蠻）為槃瓠種，可証瑤族源出于長沙、武陵蠻或者荊雍州蠻，不過，他們的原始居地除長沙、武陵而外，還分布于廬江、今安徽西部、九江（今江西九江一帶）諸郡，其境域包括今之湖南大部分，和湖北、河南、陝西、安徽、江西一部分，是我國古代人口相當巨大的一個民族。

一、主張這一說的人，還認為研究瑤族族源，首先
应当注意辨明族稱問題：

第一：古代的“蠻”（或作𪛗，作𪛖，初無歧視侮辱之意。加“虫”是後來反動統治者的惡意），似乎為古代瑤族的專稱，有《後漢書·南蠻傳》“槃瓠生六男六女，自為配偶，其後滋蔓，母曰‘蠻夷’”的記載，以及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魏書》等史籍都為以崇拜槃瓠圖騰的蠻族立傳，可為佐證。不過，到了後來，蠻卻成為幾乎代表南方少數民族的通稱。因此，我們既不能對南方所有稱“蠻”的民族都看作瑤族，也不能對稱“蠻”而不稱瑤的民族看作非瑤族。必須審慎地辨明兩者的界限。

第二：瑤得名原因是由徭役的“徭”而來，其說有二：一是以為瑤族祖先有功於封建王朝，得免除徭役，故稱“莫徭”（見《隋書·地理志》），一是以為瑤族被封建王朝征服後，征其徭役，故稱“徭民”（見《嶺外代答》）。可知“瑤”並非瑤族的本名，而是因他們對封建王朝是否服徭役而得名的。

二、關於瑤族原始居地問題，可以從下述四個方面
去考察：

（一）瑤族原始居地以三峽、武陵為中心，東連秦楚，西通巴蜀，北接汝潁，分布甚廣，且與三苗居地符合，其史籍記載有：

（1）《後漢書·南蠻傳》：“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，帝患其侵暴，募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，賜黃金千鎰，邑萬家，又妻以女。帝犬槃瓠遂含吳將軍頭遺蜀下，乃以女配之。生六男六女，賜以名山廣澤，其後滋蔓，號稱‘蠻夷’，今長沙、武陵蠻是也。秦昭王使白起伐楚，略取蠻夷，置黔中郡；漢興，改武陵郡。”

（2）干寶《晉記》：“武陵、長沙、廬江郡夷，皆槃瓠之後，雜居五溪之內，溯山阻險，往往為害。”

（3）《史記正義》：“吳起曰：‘三苗之國，左洞庭而右彭蠡。’”

(4) 《呂覽·召類篇》：“堯戰于丹水之浦，以服南蠻（高誘注：丹水，在南阳）。 ”

(5) 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：“舜征三苗，遺死蒼梧之野”。

(6) 《北史·蠻獠傳》：“蠻之種類，槃瓠之后也，在江淮之間。種落滋蔓，布于數州；東連壽春（今安徽壽縣一帶），西通巴蜀，北接汝潁（水名，在安徽西北部），往往有焉。”

(7) 《南史》：“荆雍州蠻，槃瓠之后也，種落布在州縣。”又說：“雍州刺史劉通，善撫諸蠻，先后附者，皆引出平地，緣沔水而居（沔水，一名漢水，在湖北）。 ”

(8) 《梁書·張纘傳》：“大同九年，張纘為使持節都督湘、桂、東寧三州諸軍事，湘州刺史。州界零陵、衡陽等郡，有莫徭蠻者，依山險為居。”

(9) 《蠻書》：“槃瓠七男，各自為姓，曰雷、冉、田、向、蒙、文、叔孫。”

(10) 《元和志》：“辰，蠻夷所居地也，其人皆槃瓠子孫。”

(11) 《桂海虞衡志》：“徭本槃瓠之后，其地山溪高深，介于巴蜀、湖廣間，綿亘數千里。”又云：“徭本五谿槃瓠之后，壤接廣右，靜江（今桂林）之興安、義寧、古田（旧百壽縣）、融州之融水（旧融縣）懷遠（今三江）縣界皆有之。”

(12) 《溪蠻叢笑》：“五谿蠻，皆槃瓠種也。聚落区分，名亦隨異。溯其故壤，環四封而居者，今有五：曰苗、曰徭、曰僚、曰僮、曰佬。”

(13) 《炎徼紀聞》：“徭，古八蠻之一也，窮極岭海，迤邐巴蜀皆有之。”

(14) 《山海經·海外南經·三苗國下》：“昔堯以天下讓舜，三苗之君非之，帝殺之，有苗之民，叛入南海。”

(15) 《南越雜記》：“粵无徭種，古長沙、黔中五谿之蠻也，生齒繁衍，播于粵東西。”

(16) 《文獻通考·槃瓠條》：“湖南州縣，地界與溪峒徭連接，以故省民與徭人多結往來，擅易田產。”

(17) 《廣西通志》：“徭來自黔中五谿，散居富川者計二十

六源”又“或謂在賀者，來自五溪。”

(18)《广东通志》：“合浦县山民，一名夷僑，自荆南五溪而来。”

(19)史載武陵蛮中不少姓盘、姓雷的，現盘、雷两姓仍为瑤族大姓。

(20)《文献通考》載的武陵蛮相呼为“娘徒”，据注释引《說文》，《尔雅》謂“娘”，我也，“娘”音同印，印亦我也，郭璞云：印，犹娘也，这娘与背篋瑤称我为“Cni³”音义均相同。‘娘徒’，即我們之意，又可能是背篋瑤自称“布努”的轉音。且与盘古瑤和过山瑤都称我为“je”称我們为“iabo”，其意与‘娘徒’相同，讀音也相近。

(二)統治瑤族的封建大吏駐在地，必然設在当时瑤族的集中聚居之地。历代这些大吏的駐地，也不越出荆雍范围：

(1)两晋：宁蛮校尉的駐地为雍州，南蛮校尉的駐地为荆州。

(2)唐宋两代，在武陵地区有經路使、招討使等官的設置。

(三)受封的瑤族首領，其駐地必与本民族同在一起。而南北朝西魏最著名的瑤族大首領，其駐地都在湖北襄阳和河南南阳一带。其史事有：

(1)《魏书》：“始光中拜蛮王梅安侍子为安远將軍、江州刺史”。西魏的江州，即湖北的汉川县。

(2)又：兴光中，蛮王文武龙內附，詔拜南雍州刺史，駐湖北襄阳。

(3)又：延兴中，太阳蛮大首領桓誕以沔水（即汉水）以北，遣叶以南八万余落內附，拜荆州刺史征南將軍襄阳王，駐朗宁（今河南确山县）。

(4)又：蛮首田益宗率戶四千，襄阳首領雷婆思等一十三人內属，謂給廩食，后开南阳（今河南南阳一带），令有沔阳之地（今湖北沔阳县）。

(5)同时，又有彭、冉、田、向、舒諸氏，世为大首領，墮落更盛，他們也是“屯据三峡，或受封官吏，或自称王侯，分据五

溪之境。”

(四)从瑶族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地点,也可看出古代瑶族的居地:

(1)古代瑶族住在荆州(包括今湖南、湖北及四川、贵州、两广部分地区)所以有荆蛮之称。《诗经》有:“蠢尔荆蛮,大邦为仇”,及“蛮荆来威”之句,可知瑶族曾据荆襄一带,反抗周王朝的压迫。

(2)战国时吴起相楚,南併蛮越,遂有蒼梧之野。

(3)两汉“征蛮”大役,如马援、刘尚、度尚等,都曾出兵于武陵。

(4)两晋六朝之间,中原大乱,武陵荆襄,地处冲要,致南北君王,都各以以官职为餌来籠絡瑶族的首領,即史书所謂“群蛮酋帅,互受封爵。”此时瑶族势力一度向北伸展,沔阳、淮、汝一带,皆有其种落。而漢中、天門、三峽、春陵、夷陵、竟陵、沅陵、襄陽、清江、汉东、安陸、永安、义阳、九江、江夏諸郡尤盛。这些地方的瑶族,除一部分与汉族杂居者趋于自然同化之外,其居于偏僻山地的,則風习未改。故《隋书·地理志》載:“与汉人杂居者,已与諸华无別。”和“僻处山谷者,則語言不通,嗜好各異,頗与巴渝同俗。”又說:“諸蛮本其所,承槃瓠之后,故服章多用斑布为錦。”自晋南迁之后,南部襄陽,皆为重鎮,九江襟带所在,江夏、竟陵、安陸,各置名州,为藩鎮重寄,人物乃与諸郡不同”。又《梁书·張纘傳》載:“大同九年,迁宜惠將軍、丹阳尹,未拜,改为使持节都督湘、桂、东宁三州諸軍事、湘州刺史。……州界零陵、衡陽等郡,有莫徭蛮者,依山險为居,历政不宾服,因此向化。”

(5)《宋史·梅山·武崗傳》:“……遂檄諭开梅山;蛮徭爭辟道路以待,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,西抵邵阳白沙岩,北界益阳四里河,南止湘乡佛子岭。”

三、从瑶族迁徙路綫,亦可証明其始居地为武陵、长沙一带,而非出于江浙。两广的瑶族,是由湖南、江西迁来的。

(1) 隋唐統一全國，居近中原的瑤族，自必受其巨大的影響。但仍有部分“依山阻江”，頑強反抗。不過他們保據的區域，較前大為縮減而已。

(2) 唐宋五代，瑤族以五溪一帶為保據重點。雖彭、田、冉、向、舒諸氏，世為首領，但亦只能“各保險阻以自固”，當時唐王朝還在这里建置辰、沅、邵、溪、巫、峽各州，授各首領為刺史，歲時進貢，性質已近于土司。

(3) 宋代的辰、沅諸州，逐步形成完整的封建州縣，所謂“山獠峒丁”，則“居外捍蔽”，情況已與唐代不同。“源州等處，昔曾用兵誅勦，其酋長徙置內地，蕩平巢穴，所置州縣，久遠得安。”（見蘇轍《論唐義閑處置渠州軍事乖方劄子》）。

(4) 北宋末年章惇開梅山，改置武岡、安化等州縣。崇寧年間，古州三江蠻相繼納款，宋在此設置了“懷遠軍”，並建立了平、允、从、格等州。此時，瑤族已由渠州軍逐漸進入廣西的全州、興安、義寧、古田、三江融縣一帶。（見《桂海虞衡志》和《嶺外代答》）同時，湘南北部的瑤族南移到郴州、道州、江華、永明一帶，並由湖南嶺南陸續進入廣東北部，故《廣東通志》有：“僜者，槃瓠之種，由楚蔓延粵之新寧、增城、曲江、樂昌、乳源、東安等州縣”。《合浦縣志》：“合浦縣山民，一曰莫僜，來自湖南五溪。”

(5) 明代瑤族在廣東的反抗鬥爭，規模巨大。明末，瑤族分布于廣東的，共有瑤山六百七十一，瑤峒五十一，瑤村廿六，瑤排八，分布于清遠、從化、連州、樂昌、龜白、靈山……等廿余州縣。廣西方面，元代以後，瑤族則由東北的全州、興安等縣，深入柳江及桂江下游，並發動了為時百余年的激烈鬥爭，其中以大藤峽、撫河（或稱府江）、三江諸役為最大。

主張這一說的，有人還從另一角度運用有關史料，以証瑤族遷徙路綫，並非由江浙一帶遷入兩廣。大約從宋代開始，瑤族即由湖南逐漸進入兩廣和閩贛等處，其遷徙路綫，則根據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卷103，廣東七《僜僜條》的記載，說明瑤族從沅水流域，經黔邊先入廣西東部的賀縣、富川、鍾山一帶，後再越嶺而入廣東的

連陽一帶。另一支則順賀江而下，經蒼梧沿西江而入廣東之封川、高要等地。其后再遷至潮州，構成畬族，再東遷而入福建和江西。清初廣西部分瑤族遷入貴州南部，有關史料是：

(1)《天下郡國利病書·徭流》：“按《水經》：浪水出武陵鍾城縣北界沅水谷。水出辰州府黔陽縣，故鍾城也。南至鬱林潯中縣，今謂之移溪，又東至蒼梧，為鬱江溪；又東至高要縣為大水，即今西江。蠻、越之眾，自此越嶺而居溪峒，分徭、僮二種；徭乃荆蠻，僮則旧越人也。”

(2)《連山縣志》和周宜亭《平徭述略》等書述及廣東連山一帶的瑤族在宋朝從廣西遷入。

(3)《潮州府志》：“潮州有山畬，其種有二：曰平溪，曰崎嶇。其姓有三，曰盤、曰蘭、曰雷，皆徭族。”

(4)《順昌縣志》：“徭人以槃、蘭、雷為姓，楚粵為盛，閩中山溪高處處有之，俗呼畬客。”

(5)孫立《崇義縣治疏》：“畬賊系廣東流來，先年奉巡撫鄧御使金澤行令，安插于此（指江西上犹等縣）。 ”

(6)李宗昉《黔記》：“徭人，黔旧无之，雍正時，自廣西遷來清平、貴定、独山等處。”

四、山越是不是瑤族

(一)論証瑤族出于武陵蠻，抑出于山越，首先應解決“蠻”與“越”的區別問題，而區別兩者，又須從民族稱謂和民族圖騰崇拜兩方面去探討。蠻族與越族的圖騰崇拜是各不相同的：

(1)蠻族是以狗為圖騰崇拜的民族，根據劉禹錫《蠻子歌》、顧炎武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、鄭露《赤雅》等的記載均如此。

(2)越族是以龍為圖騰崇拜的民族，根據《淮南子》的《原道篇》和《泰族篇》的許慎注，《說苑·奉使篇》、《漢書·地理志》的應邵注等記載，均如此。例如：劉向《說苑·奉使篇》：‘是以剪發文身，爛然成章，以象龍子者’。照聞一多見解：“斷發文身，是一種圖騰主義的原始宗教行為，他們斷發文身以象龍，是因為龍是他們的圖騰，換言之，因為相信自己為‘龍種’，賦有

‘龙性’，他們才能断发文身以象龙‘神’”。（見《神話與詩》頁29）。如果根據《吳越春秋》說范蠡在犬寶作犬吠迎文种为图腾崇拜，认为越是以狗为图腾的，这是說不过去的。

（二）山越成分复杂，不是一个純粹的少数民族，而越族与荆蛮有密切关系：

（1）山越就是山居的人民，例如：在《三国志·吴志》里山民、山贼、山寇和山越是互称的。且山越聚居区 常是宗帅最盛的地方，《吴志》中常見的民帅、贼帅等称号，又常加在宗部、宗帅、疆帅旧族各帅的头上（見 孙策傳、注引《江表傳》，和陆逊、賀齐、呂岱、周魴等傳），再从《魏志》《田畴傳》看，山居人民投靠大族，已与大族为核心的宗帅組織結合在一起，这可說明山越汉化已深。

（2）《后汉书·刘翫傳》所述，会稽太守刘翫已不以山越当作越人，越人也不以此自居，《三国志·周魴傳》竟把都阳山越当作郡民，可知山越汉化的程度。

（3）东汉后，凡逃避赋税，匿居山谷的人，三国时統称为山越；据《三国志·吴志·諸葛恪傳》載，山越除原来的“幽邃人民”以外，还有“逃亡黠恶”在內。

（4）山越习俗与瑤相同，是受荆蛮影响所致：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謂太伯、仲雍奔蛮，“荆蛮义之，从而归之千余家。”又《吳越春秋·吳太伯傳》也說太伯、仲雍“託名采药衡山，遂之荆蛮。民君而事之，自号句吳。”可見蛮早出現于山越之前。至于《說苑》中的越歌，瑤族只能用楚音唱而不能用越音唱，正說明瑤族与楚的关系，据《史記·楚世家》索隱引宋忠語：“芊姓所出之先。”按芊即蛮的音轉。郑樵《通志》：“楚之子孙可称楚，亦可称芊。”而楚子熊渠，自称蛮夷，（見《世家》）；楚庄王时，蛮从楚灭鄧，后服于楚（顧棟高《春秋四裔表敘》）。可見蛮与楚的关系。

五、瑤族的生活习俗与武陵蛮相同：

（1）关于风习方面：《搜神記》及《文献通考》：“績織木

皮，染以草实，好五色衣服，裁制皆有昆形”。《后汉书》“衣裳斑斓，……好入山壑，不乐平旷。”《隋书·地理志》下“其男子但著白布裤衫，更无巾袴，其女子青衫一布裙，通无鞋襪，婚嫁用铁钅铤为聘财。”

(2) 关于生活方面：据《后汉书》、《册“元龟”》等书說槃瓠之后，“以先父有功，母帝之女，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。”和《隋书·地理志》“长沙郡汉有夷蜒，名曰莫徭，自云其先祖有功，常免徭役，故以为名。”等記載，均与盘瓠現存的《評王券榜牒文給照》所述先祖有功，“入山居住，刀耕火种山田，抗处管业，豁免国稅夫役”的情况相吻合。

六、瑶族与他族的关系：

(一) 苗、瑶、土家族同源，他們都由武陵蛮发展而成，根据是：

(1) 說蛮：“两粤之苗，皆出繇云，据屯方，分北而后，西泮番鬼多其人也，因与苗略同。蛮始五溪，出自槃瓠，蔓延于粤、楚称徭，当日以有功免其徭，曰莫徭，后訛为瑶。”

(2) 苗、瑶同源在言語上的反映：苗、瑶同属汉藏語系，苗瑶語族。自称为“棉”“董本优”、“土优”、“谷崗优”、“祝吸优棉”，“坎标”、“标曼”、“真門”、“金門”、“甘迪門”、“标敏”、“交公棉”、“藻敏”的瑶族，其語言接近苗語。海南島的苗族語言，与自称“金門”的瑶族語言是一样的。据調查統計，同源語90%以上，完全相同的高占絕大多數。（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編《中国少数民族語言簡志 苗瑶族部分》）。

(3) 广西大瑶山花藍瑶自言其祖先由貴州迁来。他們的語言也极与貴州苗族相近。

(4) 解放后調查，各地瑶族的自称，往往不同，統計共廿八种，分属于以自称为“棉”为代表的瑶語，二是以自称为“布努”为代表的瑶語，接近苗語；三是以自称为“拉珈”为代表的瑶語，接近僮侬語族的語言

(二) 瑶、畲（或作峯）同源——根据瑶、畲两族語言相近，

及旧籍常瑤、畚并举，认为两族同源。

(1) 《赤雅》：“瑤名峯客，古八蛮之种，五溪之南，旁极岭表，迤邐巴蜀、兰、胡、盘、侯四姓，盘姓居多。”

(2) 《峒谿志》：“瑤一名峯客，其种有八”。

(3) 《說蛮》：“峯人亦瑤种也。”

(4) 《广西通志》：“宣化瑤一名峯客，有盘、兰、雷、钟四姓，自谓狗王后。”

(三) 峯民的前身是山越：

(1) 山越人是百越人的一支，三国时山越人最为活跃，足迹遍及江、浙、闽、粤等省，隋代广西出现“开皇十八年……桂林山越相聚为乱。”的记载。（《隋书》卷46）

(2) 广西富川县的平地瑤自称为“越”。

(3) 《羊城古钞》：“越人即今之瑤、僮、平瑶、獞、黎、猺、蛋諸族是也。”

(四) 瑤与獞（或作蛋）的关系

(1) 《隋书·地理志》：“长沙郡又杂有夷獞，名曰莫瑤。自云其先祖有功，常免徭役，故以为名。”

(2) 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二：“宋绍兴二十六年，詔罢邇州岁貢珠子，其籍定獞丁，并放逐便。”唐代邇州已有瑤族居住，如此可见瑤獞两族关系。

(3) 《岭外代答》：“木蛋，隋谷群处，业有采捕砍山木。”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：“莫瑤者，自荆南五溪而来，居岭海間，号曰山民，盖槃瓠之遗种，本瑤、僮之类，而无酋长，随溪谷群处，砍山为业，有采捕而无赋役。”可知经济生活与习俗，瑤、獞相同。

(4) 清雍正七年五月廿八日召：“聞粵东地，四民之外，别有一种，名曰蛋户，即瑤蛮之类。”

(五) 瑤与伶人的关系

(1) 《龙胜厅志》：“一种伶人，即平地瑤。”有谓侗族是古代伶人的一支发展而来。今大瑤山茶山瑤語言与侗話极相似据此可见瑤与伶的关系更为明显。

有关瑶族族源史料摘要

汉、三国

和帝永元四年，零陵蛮与武支、澧中蛮并叛。

安帝元初三年，零陵蛮平孙、陈凌等著赤幘，称将军，烧官署，鈔掠百姓，州郡募善蛮讨平之。

（《零陵县志》卷十二《志五》）

桓帝延熹五年夏五月，长沙、零陵贼起，攻桂阳、蒼梧、南海、交趾，遣御史中丞麻修咨州郡讨之，不克。八月，零陵蛮复叛，以馮緄为车骑将军兵讨之，贼悉平。

七年秋七月，荆州刺史度衡击零陵、桂阳盗贼蛮夷，大破平之。

（同上书）

长沙蛮寇益阳，屯聚积久，至延熹五年，众转盛，零陵蛮贼复反，应之合二万余人。

（《后汉书·馮緄列传》）

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，帝志其侵暴而征伐不剋，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，购黄金千镡，邑万家，又妻以少女。时帝有豭狗，其毛五采，名曰槃瓠。下令之后，槃瓠遂衔人头诣阙下，群臣怪而诊之，乃吴将军首也。帝大喜，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，又无封爵之道，议欲所报而未知所宜。女闻之，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，因请行。帝不得已，乃以女配槃瓠。槃瓠得女，负而走入南山，止石室中。所处险绝，人迹不至，于是女解去衣裳为裸鉴之结，著犽力之衣。帝悲思之，遣使寻求，辄遇风震晦，使者不得进。经三年，生子一十二人，六男六女。槃瓠死后，因自相夫妻，织绩木皮，染以草实，好五色衣。其母后归，以状白帝，于是使迎致诸子，衣裳斑兰，语言侏离，好入山餐，不乐平曠。帝顺其意，赐以名山广泽。其后滋蔓，号曰蛮夷，外廩内靡，安土重旧。以先

父有功，母帝之女，田作賈販，无关梁符傳租稅之賦。有邑君長，皆賜印綬，冠用獬廌，名渠帥，曰精夫，相呼為嬖徒，今长沙、武陵蠻是也。其在唐虞之要質，故曰要眚，夏商之時，漸為邊患，逮于周世，黨眾弥盛，宣王中兴，乃命方叔南伐蠻方，詩人所謂“蠻荆來威”者也，又曰：“蠢尔蠻荆，大邦為仇。”明其黨眾繁多，是以抗敵諸夏也。平王東遷，蠻遂侵暴上國，晉文侯輔政，乃率蔡共侯击败之。至楚武王時，蠻与蠻子共敗楚師，杀其將屈瑕。庄王初立，民飢兵弱，復為所寇。楚師就振，然後乃服，自是遂属于楚。鄢陵之役，蠻与蔡王合兵击晉，及吳起相悼王，南并蠻越，遂有洞庭、蒼梧。秦昭王使白起伐楚，略取蠻夷，始置黔中郡，汉兴改為武陵。岁令大人輸布一匹，小口二丈，是謂賈布。虽时为寇盜，而不足為郡國患。光武中兴，武陵蠻夷特盛。建武二十三年，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險隘大寇郡县，遣武威將軍刘尚发南郡、长沙、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泝沅水入武陵討之，尚輕敌入險，山深水疾，舟楫不得上。蠻氏知尚粮少入远，又不便道徑，遂屯聚守險。尚食尽引还，蠻緣路邀战，尚軍大敗，悉為所没。二十四年，相单程等下攻临沅，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击之，不能剋。明年春，遣伏波將軍馬援，中郎將刘匡、馬武、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败之，单程等飢困气降，金援病卒，謁者宗均明悉受命，為置吏司，群蠻遂平。肅宗建初元年，武陵、澧中蠻陈从等反，叛入零阳蠻界。其冬，零阳蠻五里精夫為郡击败从，从等皆降。三年冬，澧中蠻覃儿健等复反，攻燒零阳、作唐、房陵界中。明年春，发荊州七郡及汝南、潁川施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界，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賊。五年春，覃儿健等請降不許，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，大破之，斬儿健首，余皆弃营走还婁中，复遣气降，乃受之。于是罢武陵屯兵，尝賜各有差。和帝永元四年冬，婁中、澧中蠻潭戎等反，燔燒邮亭，杀掠吏民，郡兵击败之。安帝元初二年，澧中蠻以郡县徭稅失平，怀怨恨，遂結充中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，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击破之，皆散降，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。明年秋，中婁、澧中蠻四千人并为盜賊，又零阳蠻羊孙、陈渴等千余人兼赤牘称將軍，燒官寺，抄掠百姓，州郡募善蠻討平